

曹文轩文集

曹文轩 著

· 卷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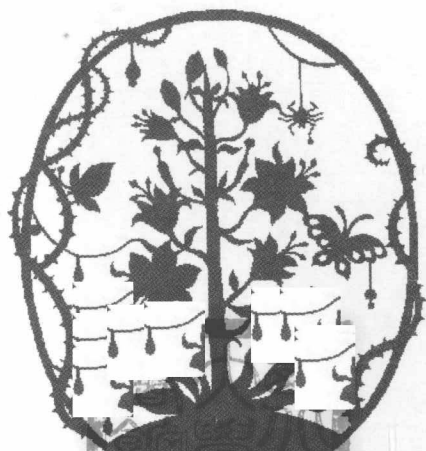
根 鸟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1287.45
89

根 鸟



曹文轩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根鸟/曹文轩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曹文轩文集)

ISBN 978-7-02-007838-7

I. 根… II. 曹…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7300 号

责任编辑:叶显林 左 眩 装帧设计:康 健

责任校对:王玉川 责任印制:史 帅

根鸟

曹文轩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出版

<http://www.tiantianbook.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东中街 42 号 邮编:100027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发行部总经销

字数 194 千字 成品尺寸 148×210 毫米 32 开 印张 9 插页 6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02-007838-7 定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4169902

序

曹文轩

因各种各样的缘故,收在这一文集中的文字并非是我所写文字的全部,但它们已基本可以说明我的文学理念和我的写作状态了。

我对文学的理解始终不是主流的,也不是流行的。

我的处境,我的忽喜忽悲、忽上忽下、忽明忽暗的心绪,常常会使我无端地想起儿时田野上独自玩耍的情形——

空旷的天空下,一片同样空旷的田野上,我漫无目的地走着,穿过几块稻田,穿过一片林子,走过一汪水平如镜的池塘,走过一座细窄摇晃的木桥……

就这么走着走着,忽然看到芦苇叶上有一只鸣叫的“纺纱娘”,我先是一阵出神的凝望,然后将右手的三根手指捏成鸟喙状,弯腰缩脖,双眼圆瞪,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但就在微微张开的“鸟喙”马上就要啄住它时,它却振翅飞走了。于是我只好用目光去捕捉,捕

捉它在阳光下飞过变成精灵样的身影——一小片透明的绿闪动着，在空中悠悠地滑过，终于飘飘然落在大河那边的芦苇叶上。我望见先前那片单薄的芦苇叶空空地颤悠了几下，不由得一阵失望，但随着“纺纱娘”的叫声怯生生地响起，我的心思又在不知不觉中游走开了……

一群鸭子从水面上游过，我先是看它们争先恐后地觅食，用嘴撩水洗擦羽毛，再看雄鸭追撵母鸭，弄得水上一片热闹。过不多久，我就暗暗生起恶念，顺手从地上抓起一团泥块，身子后仰，然后向前一扑，奋力将泥块掷向鸭群。随着一片浪花在太阳下哗哗盛开，鸭子呱呱惊叫着拍着翅膀四下逃窜，我的心头按捺不住一阵兴奋；再歪头看时，只见正悠闲地坐在小船上抽烟的放鸭老头忽地站起，小船晃悠着，他也晃悠着，用手指着我怒吼——声音也在晃悠着。我捏着鼻子朝他哧哧几声，然后再捡起一团泥块更加用力地掷出，也不看一下水上的情景，就撒腿跑掉了。晃悠的怒吼追了过来，在我的耳边震荡着，我的心里却荡开莫大的愉悦……

我在田野上走着，看一只瘦长的河蚌在清清的浅水中于黑泥上划出一道优雅细痕；看一只只肥肥的野鸭笨重地落进远处的河水中，犹如一块块砖头从天而降咚咚砸落；听天地相接处断断续续地传来吆喝水牛的苍老声音；听大河中不知从哪里来的大船上异乡女子呵斥她娃的清脆嗓门……

看不够听不厌的田野，勾着魂，迷着心，让我痴痴地走，痴痴地耍。但，就在这不断上演的田野好戏让我流连忘返时，忽地就有孤独悄然攻上心来，于是我慌张四顾，那时田野空大无边，自己成了蚂蚁大小，而田野还在一个劲地长着，不断地往四下里铺展。后

来,我爬到一座大坟的高顶上,在寂静的天空下转动着身子,觉得孤独犹如迷雾从四面呼呼涌来,我不由得大声尖叫;叫了一阵,就见恐惧从远处林子里正朝这边走来。我哆哆嗦嗦地坚持了一阵,终于仓皇冲下坟来,朝着家的方向落荒而逃……

然而,过不了多久,我又会被田野吸引着而重新回到田野上,继续重复那个过程、那些游戏……

这些年来,总有这少年时田野上的感受:兴奋着,愉悦着,狂喜着,最终却陷入走不出的寂寥、孤独,甚至是恐慌。

我常常突然怀疑起自己的文学主张,并由怀疑自己的文学主张进而怀疑自己的感觉、见识、思维方式,甚至是智力。

就像魅力田野一般,文学还是不可抵抗地迷惑了我——更准确地说,那些文学理念还是迷惑了我,使我无法自己。就像在完成一个谎言,我也一直为我所认同的理念进行着理论和逻辑上的完善。我一直企图要让我的文学理念成为无懈可击的、圆满的、合法的言说,因此我可能是一个更喜欢在大庭广众中诉说自己文学理念的人。我之所以这样,也是在为自己壮胆,在试探他人的认同,最终是想通过这一次又一次的诉说而使自己的理念更趋完整和完善。但我很快发现,那种在高深处建立理论王国的做法是相当困难的;再后来,我选择了一种朴素的思考和论证,我开始经常性地
进行原始的、常识性的,同时也显得有点儿过时的发问和诉说——

“今日之世界,文学的标准究竟是由谁来确立的?”

我曾在中韩作家论坛、中日作家论坛以及其他许多场合问道:
“是中国人吗?是韩国人吗?是日本人吗?大概都不是,是西方人。”

西方文学在经过各路“憎恨学派”对古典形态的文学不遗余力的贬损与围剿之后,现在的文学标准,也就只剩下一个:深刻——无节制的思想深刻。这既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标准,也是掌握话语权的专家学者们的标准。于是我们看到全世界的文学,绝大部分都在这唯一的维度上争先恐后地进行着。“深刻”这条狗追撵得人们撒丫子奔跑,往阴暗里去,往恶毒里去,往垃圾上去,往乱伦上去,往自虐、嗜血、暴力、兽奸、窥视、舔脚丫子等诸多变态行为上去,因为这里才有深刻,才有写作的资源和无边无际的风景。这一标准,成为不证自明的甚至是神圣而庄严的标准,十八、十九世纪文学中的优美平衡,就在这风起云涌的新兴文学中被彻底打破了(那时的文学是由深刻的思想、审美、悲悯等诸多维度共同组成的),并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文学朝圣者,气势非常壮观。

可是,韩国、日本、中国在数千年中由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先辈们于长久的文学实践中建立起来的文学标准里,有“深刻”这一维度吗?没有——尽管在它们的文学中一样蕴含着无与伦比的深刻。

就中国而言,它在谈论一首诗、一篇文章或一部小说时,用的是另样的标准、另样的范畴:雅、雅兴、趣、雅趣、情、情趣、情调、性情、智慧、境界、意境、格、格调、滋味、妙、微妙……说的是“诗无达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类的艺术门道,说的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类的审美境界。“深刻”一词不知是何时才出现的?有谁向我们证明过我之“意境”就一定比你之“深刻”在价值上来得低下呢?没有任何人做

过任何证明。怕是我能抵达你的“深刻”而你却无法抵达我的“意境”吧？

“如果没有那样一些所谓‘深刻’作品，我们是不是会生活得更好一些呢？”

这也许是一个最朴素却也最能使人暂且停下前行脚步的发问。那些以揭示人性的名义而将我们引导到对人性彻底绝望之境地的作品，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犹如深陷冰窖的作品，那些暗无天日让人感到压抑想跑到旷野上大声喊叫的作品，那些让人一连数日都在恶心不止的作品，那些夸示世道之恶而使人以为世界就是如此下作的作品，那些使人从此对人类再也不抱任何希望的作品，那些对人类的文明进行毁灭性消解的作品，那些写猥琐、写浓痰、写大便等物象而将美打入十八层地狱的作品，我们真的需要吗？

我们的生活本来就已经很糟糕了，看完了那些作品，就只能更加觉得糟糕。我们的日子过得本就很压抑了，看完那些作品，就只能更加觉得压抑。难道费时费神地阅读文学，就是为了获得这样一个阅读效果吗？难道阅读者也与那些文学一样喜欢阴沟与苍蝇、喜欢各种各样的变态情趣吗？文学在引导人类方面是否具有责任？文学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方面是否具有责任？文学是要将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坏？退而言之，倘若生活就像那些作品所揭示的那样真的令人不堪，是否也还应有另样的作品存在——它不是模仿生活，而是让生活模仿它？人类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文明，文学在其中的力量和功德是不言而喻的。难道现在文学要中断这样的责任了吗？让生活向下还是向上，向善还是向恶，难道文学就完全没有必要对这样最起码的问题进行拷问吗？

“如果川端康成与大江健三郎两人生活的年代颠倒一下，大江在川端时代写大江式的作品，川端在大江的时代写川端式的作品，这两个日本人还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吗？”

回答几乎是肯定的：不会。因为川端时代的文学的标准还不只是“深刻”一维。而大江时代，却将川端文学的命根子——美——彻底抛弃了。

这个时代，是一个横着心要将“美”搞成矫情字眼、一提及就自觉浅薄的时代。这个时代是讲思想神话的时代，悠悠万事，唯有思想——思想宝贝。文学企图使人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值得人们尊重的就是思想，思想是高于一切的；谁在思想的峰巅，谁就是英雄，谁就应当名利双收。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患上了“恋思癖”的毛病。对思想的变态追求，已使我们脱离了常识。当我们穷凶极恶地在追求思想深度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一个常识：获得石油必须钻井，因为石油蕴藏在具有一定深度的地下，但如果以为钻得越深就越有石油那就错了，因为再无止境地钻探下去，就是泥浆和岩浆了。思想崇拜，会导致思想迷信，而思想迷信则一定会导致思想的变态，其结果就是我们放弃常识，进入云山雾罩的思想幻觉。其实，一旦背离真实，一个看上去再深刻的思想，也是无意义的。更何况，这世界上有力量的并不只有思想。我还是愿意重复我的老话：美的力量丝毫不亚于思想的力量，有时甚至比思想的力量更加强大。

“一种牺牲民族甚至人类的体面的文学境界，是值得我们赞美和崇尚的境界吗？”

斯洛文尼亚的齐泽克在谈到前南斯拉夫时代萨拉热窝被围困

的情状时说,那些闻风而来的西方记者争先恐后寻找的只是:残缺不全的儿童尸体、被强奸的妇女、饥饿不堪的战俘。这些都是可以满足饥饿的西方眼睛的绝好食粮。他发问道:那些媒体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些关于萨拉热窝居民如何为维持正常生活而做出拼命努力的中肯报道呢?他说,萨拉热窝的悲剧体现在一位老职员每天照常上班,但必须在某个十字路口加快步伐,因为一个塞尔维亚的狙击手就埋伏在附近的山上;体现在一个仍正常营业的迪斯科舞厅,尽管人们可以听见背景中的爆炸声;体现在一位青年妇女在废墟中艰难地朝法院走去,为的是办理离婚手续,好让自己和心上人开始正常生活;体现在一九九三年春季在萨拉热窝出版的《波斯尼亚影剧周刊》上关于斯克塞斯和阿莫多瓦的文章中……齐泽克说的是:哪怕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之下,萨拉热窝的人们都在尽一切可能地、体面地生活着。

一个民族的文学和艺术,哪怕是在极端强调所谓现实主义时,是不是还要为这个民族保留住一份最起码的体面呢?如果连这最起码的体面都不顾及,尽情地、夸张地,甚至歪曲地去展示同胞们的愚蠢、丑陋、阴鸷、卑微、肮脏、下流、猥琐,难道也是值得我们去赞颂它的“深刻”之举吗?我对总是以一副“批判现实主义”的面孔昂然出现,以勇士、斗士和英雄挺立在我们面前的“大师”们颇不以为然。不遗余力地毁掉这最起码的体面,算得了好汉吗?可怕的不是展示我们的落后和贫穷,可怕的是展示我们在落后和贫穷状况下简直一望无际的猥琐与卑鄙,可怕的是我们一点也不想保持体面——体面地站立在世界面前。你可以有你的不同政见,但不同政见并不能成为你不顾民族最起码体面的理由。

这种“深刻”怕是罪孽。

我无意否定新兴的文学——恰恰相反，我是一个对新兴的文学说了很多赞美之词并时常加以论证的人，而我本人显然也是新兴文学中的一分子，我所怀疑和不悦的只是其中的那一部分——“那样”的一部分。

若干年后，也许我忽然于一天早晨发现自己错了，大错特错，忽然明白那在云端(或是十八层地狱)的“深刻”才是唯一的，才是文学的大词，大道中的大道，我一定会悔过的——悔过之后，也一定会往“深刻”上去的。我毕竟是一个与文学耳鬓厮磨打了这么多年交道的人，多多少少还是知道一些“深刻”的路径和秘诀的，或许做起来也是很深刻、很深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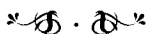
是为序。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夜于北京大学

目 录

根鸟	1
第一章 菊坡	3
第二章 青塔	38
第三章 鬼谷	79
第四章 米溪	117
第五章 莺店	165
埋在雪下的小屋	211

根 鸟



少年根鸟生活在一个美丽而宁静的村庄，与父亲相依为命，打猎为生。但就在他独自一人进入大森林进行富有仪式意味的第一次打猎时，一只神秘的白色大鹰带来一个同样神秘的信息，让他踏上了寻找一个女孩的漫漫长路。这也是他成长之旅的真正开始。

根鸟出发了，以梦为马，一路向前。荒漠、草原、大山、村落、峡谷、小镇……处处场景奇异而玄妙，一个个意象都具有十足的象征意义。他成长在现实与梦幻之间，恍惚、迷乱、摇摆、清醒、执着，在痛苦中品尝着快乐……

第一章 菊坡

1

整整一个上午过去了，根鸟连一只麻雀都未能打到。

根鸟坚持着背着猎枪，拖着显然已经很沉重的双腿，摆出一副猎人的架势，依然煞有介事地在林子里转悠着，寻觅着。那对长时间睁大着的眼睛，尽管现在还是显得大大的，但目光实际上已经十分疲倦了。此刻，即使有什么猎物出现在他的视野，他也未必能够用目光将它发现和锁定。他的行走，已经很机械，脚下被踩的厚厚的落叶，发出一阵阵单调而枯燥的声响。

这座老林仿佛早已生命绝迹，不过就是一座空空的老林罢了。下午的阳光，倒是十分明亮。太阳在林子的上空，耀眼无比地悬挂着。阳光穿过树叶的空隙照下来时，犹如利箭，一支一支地直刺阴晦的空间，又仿佛是巨大的天河，千疮百孔，一股股金白色的流水

正直泻而下。

天空竟然没有一只飞鸟。整个世界仿佛已归于沉寂。

根鸟想抬头去望望天色，但未能如愿，茂密的树叶挡住了他的视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较大的空隙，然后尽可能地仰起脖子，朝上方望去。本来就很高大的杉树，此时显得格外高大，一柱柱的，仿佛一直长到天庭里去了。阳光随着树叶在风中摇晃，像无数飘动的金箔，在闪闪烁烁。他忽然感到了一阵晕眩，把双眼闭上了。然后，他把脑袋低垂下来。过了一阵，他才敢把眼睛睁开。他终于觉得自己已经疲倦得不能再走动了，只好顺着—棵大树的树干，像突然抽去了骨头一般，滑溜下去，瘫坐在树根下。

从远处看，仿佛树根下随便扔了一堆衣服。

根鸟迷迷糊糊地睡去了。

老林依旧寂寞。风在梢头走动，沙沙声只是加重了寂寞。

根鸟似乎是被一股凉气包围而突然醒来的。他揉了揉双眼，发现太阳已经大大地偏西了。他十分懊恼：难道今天要空手回去吗？

十四岁的根鸟，今天是第一回独自一人出来打猎。

他本来是带了一个让他兴奋的愿望走进这座老林的：我要以我的猎物，让父亲，让整个菊坡人大吃一惊。早晨，他扛着猎枪走出菊坡时，一路上都能感受到人们的目光里含着惊奇、疑惑和善意的嘲笑。“根鸟，你是一个人去打猎吗？”几个比他要小的孩子，跟在他屁股后面追问。他没有回头瞧他们一眼，也没有做出任何回答，依然往前走他的路——就像父亲一样，迈着猎人特有的步伐。

可是直到现在，他甚至连一根鸟的羽毛都没有发现。

他立即从树根下站了起来。他一定要在太阳落下去之前打到猎物，哪怕是一只秃尾巴的、丑陋的母山鸡！但他的步伐显然不再是猎人的步伐了。猎人的步伐是轻盈的，从地面走过时，就仿佛是水一般的月光从地面滑过。猎人的步伐是敏捷的、机警的、不着痕迹的。此刻，他已失去了耐心，脚步快而混乱，落叶被踩得沙沙乱响，倒好像自己成了一个被追赶的猎物了。

有一阵，根鸟甚至忘记了自己是在寻觅猎物，只是在林子里漫无目标地走着。他的心思居然飘荡开去，想起了一些与打猎毫不相关的事情。疲软的脚步，只是向这个世界诉说着，老林里有一颗生命在无力地移动。当根鸟终于想起自己是在寻觅猎物时，他看到了进一步偏西的太阳。于是，他预感到了今天的结局将是很无趣的。

但，根鸟依然坚持着他的寻觅。

当他的注意力将再一次因疲倦而涣散时，一道明亮的白光，忽然在他头顶上如闪电一样划过，使他惊了一下。他抬头望去，只见蓝如湖水的天上，飞着一只鹰——一只白色的鹰。

老林因为这只鹰，而顿生活气。

这是根鸟大半天来看到的惟一的动物。他的精神为之一振，双目如挑掉灯花的油灯，刷地亮了。

鹰不是他的猎物，但它却激活了他的神经。他因为它的翱翔，而浑身一下注满了力量。

根鸟从未见过，甚至也从未听说过鹰有白色的。因此，它的出现，还使根鸟感到了一份诡秘，甚至是轻微的恐怖。它的出现，又似乎是非常突然的，并不是由远而近的，就在那一瞬间，毫无缘由